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二十四回 祇怕招冤同行相護 自甘落魄失路誰悲

按：王蓮生躺在榻床右首，吸煙過癮，復調過左首來，吸上三口，漸覺眉低眼合，像是煙迷。張蕙貞裝好一口煙，將槍頭湊到嘴邊，替蓮生把火。蓮生搖手不吸。蕙貞輕輕放下煙槍，要坐起來。蓮生一手扳住蕙貞胸脯，說：「耐也喫一筒哩。」蕙貞道：「我勸喫，喫上仔癮，阿好做生意嘅？」蓮生道：「陸裏會上？小紅一徑喫，勿曾有癮。」蕙貞道：「小紅自然。但是本事好，生意會做，就喫上仔，也勸緊。倪要像仔俚也好哉。」蓮生道：「耐說小紅會做生意，為啥客人也無撥哉嘅？」蕙貞道：「耐怎曉得俚無撥客人？」蓮生道：「我看見俚前節堂簿，除脫仔我，就不過幾戶老客人叫仔二三十個局。」蕙貞道：「做仔耐一戶客人，再有二三十個局，也就好哉。」蓮生道：「耐勿曉得，小紅也勿過去，俚開消大，爺娘兄弟有好幾個人來浪，纔靠俚一干仔做生意。」蕙貞道：「爺娘、兄弟來裏小房子裏，陸裏有幾花開消？常恐俚自家個用場忒大仔點。」蓮生道：「俚自家倒無啥用場，就不過三日兩頭去坐坐馬車。」蕙貞道：「坐馬車也有限得勢。」蓮生道：「價末啥個用場嘅？」蕙貞道：「倪怎曉得俚？」蓮生便不再問，自取煙盤內所剩兩枚煙泡，且燒且吸，移時始盡。於是，一手扶住榻床欄杆，抬身坐起。蕙貞知道是要吸水煙，忙也起身，取一支水煙筒，就在榻床邊挨著蓮生肩膀偎倚而坐，裝水煙與蓮生吸，蓮生吸了兩筒，復問道：「耐說小紅自家用場大。是啥個用場，耐說說看哩。」蕙貞略怔一怔道：「倪是說說罷哉呀，小紅自家末再有啥個用場，耐勸到小紅搭去瞎說瞎話。倘然耐說仔啥末，俚祇道倪說仔俚邱話，再撥俚罵。」蓮生笑道：「耐說末哉，我阿去告訴小紅。」蕙貞大聲道：「教我說啥物事嘅？耐搭小紅三四年老相好，再有啥勿曉得？倒來問倪！」蓮生笑而嘆道：「耐末真真是諂頭，小紅說仔耐幾花邱話，耐勿說俚倒罷哉，再要替俚包瞞。」蕙貞也嘆道：「勿是包瞞呀，耐末也纏煞哉！小紅有仔爺娘、兄弟，再要坐坐馬車，阿是用場比仔倪大點。」

蓮生冷笑丟開。水煙吸罷，蕙貞仍並坐相陪，和蓮生美滿恩情，溫存淡洽，消磨了好一會，敲過十二點鐘，喚娘姨收拾安睡。蕙貞在枕上又勸蓮生道：「小紅個人，凶末凶煞，搭耐是總算無啥。但故歇客人末也賽過無撥，就不過耐一個人去搭俚綳綳場面。俚勿搭耐要好，再搭啥人要好？前轉明園俚要同耐拚命，倒勿是為別樣，常恐耐做仔我，俚搭勿去哉。耐勿去仔，俚阿是要發極嘅？我倒勸耐，耐搭俚相好仔三四年，也該應摸著點俚脾氣個哉；稍微有點勿快活，耐嘍得過就嘍嘍罷。俚有辰光就推扳仔點，耐也勸去說俚。耐說仔俚，俚勿好來怪耐，倒說是倪教耐個閑話，倪末結仔俚幾花冤家。單是背後罵倪兩聲倒也罷哉，倘忙臺面沒碰著仔，俚末倒勸面孔，搭倪相罵，倪阿要難為情？」

蓮生道：「耐說俚搭我要好，陸裏會要好嘅？我坎做俚辰光，俚搭我說：『做信人也難得勢，就不過無撥好客人。故歇有仔耐，故是再好也勿有。難再要去做一戶舊生客人，定歸勿做個哉。』我說：『耐勿做末，就嫁撥我好哉。』俚嘴裏末也說是『蠻好』，一徑搭漿下去。起初說要還清仔債末嫁哉，故歇還仔債，再說是爺娘勿許去。看俚光景，總歸勿肯嫁人，也勿曉得俚終究是啥意思。」

蕙貞道：「故倒也無啥別樣意思。俚做慣仔信人，到人家去規矩勿來，勿肯嫁。再歇兩年，年紀大仔點，難末要嫁耐哉。」蓮生搖手道：「倘然沈小紅要嫁撥我，我也討勿起。前兩年，三節開消，差勿多二千光景。今年加二勿對哉，還債、買物事同局帳，一節勿曾到，用撥俚二千多。耐想：我陸裏有幾花洋錢去用？」蕙貞復嘆道：「像倪一年就一千洋錢也好哉。」蓮生再要說時，祇聽得當中間內阿巧睡夢中咳嗽聲音，遂被又斷不提。

次日上午，王蓮生、張蕙貞初起身，管家來安即來稟說：「沈小紅搭娘姨請老爺過去說句閑話。」蕙貞忙問甚事，蓮生道：「陸裏有啥閑話？兩日勿去仔末，生來要來請哉。」蕙貞尋思一會道：「我猜小紅定歸有點閑話要搭耐說。耐想哩？隨便啖辰光，耐一到仔該搭來，俚哋就曉得哉。故歇是曉得耐來裏該搭，來請耐，就無啥閑話也要想句把出來說說，噪得耐勿舒齊。耐說阿對？」蓮生不答。

比及用畢午餐，吸足煙癮，蓮生方思過去。蕙貞連連叮囑道：「耐到沈小紅搭去，小紅問耐陸裏來，耐就說是來裏該搭好哉。俚要搭耐說啥閑話，勸緊個末依仔俚一半，耐就勿依俚，也勸搭俚強，好好交搭俚說。小紅個人不過性子梗點，耐說明白仔，俚也無啥。耐記好仔，勸忘記。」

蓮生答應下樓，並不坐轎，帶了來安出門，祇見一個小孩子往南飛跑，仿佛是阿珠的兒子，想欲聲喚，已是不及。蓮生卻往北出東合興里，由橫弄穿至西薈芳里。阿珠早迎出門首，相隨上樓，回到房裏。沈小紅當自閑坐，手中執著一對翡翠雙蓮蓬在那裏玩弄。見了蓮生，也不起身，祇冷笑道：「倪該搭勿請耐是想勿著個哉，兩日天有幾花公事，忙得來一逮也勿來。」蓮生佯笑坐下。阿珠接著笑道：「王老爺一請仔倒就來，還算倪有面孔，勿曾坍臺。先生，耐要謝謝我個哩。」說著，先絞把手巾，忙將茶碗放在煙盤裏，點起煙燈，說：「王老爺請用煙。」蓮生過去，躺在榻床上手，吸起煙來。小紅便道：「回到該搭來，苦煞個哩。纔是笨手笨腳，無啥人來搭耐裝煙。」蓮生笑道：「啥人要耐裝煙嘅？」當時阿珠抽空回避。

蓮生本已過癮，祇略吸一口，即坐起來吸水煙。小紅乃將翡翠雙蓮蓬給蓮生看。蓮生問：「阿是賣珠寶個拿得來看？」小紅道：「是呀。我買哉，十六塊洋錢，比仔茶會浪阿貴點？」蓮生道：「耐有幾對蓮蓬來浪，也好哉，再去買得來做啥？」小紅道：「耐搭別人末去買仔，挨著我末就勿該應買哉？」蓮生道：「勿是說勿該應買，耐蓮蓬用勿著末，買別樣物事好哉。」小紅道：「別樣物事再買哉。蓮蓬用末用勿著，我為仔氣勿過，定歸要買俚一對，多豁脫耐十六塊洋錢。」蓮生道：「價末耐拿十六塊洋錢去，隨便耐買啥。該個一對蓮蓬也無啥好，勸買哉，阿對？」小紅道：「倪是人也無啥好，陸裏有好事物撥倪買？」蓮生低聲做勢道：「阿唷，先生客氣得來，啥人勿曉得上海灘浪沈小紅先生，再要說勿好！」小紅道：「倪末阿算得是先生嘅？比仔野雞也勿如嘅，惶恐哉哩，叫先生！」

蓮生料想說不過，不敢多言，仍嘿然躺下，一面取簽子燒煙，一面偷眼去看小紅。見小紅垂頭哆口，斜倚窗欄，手中還執那一對翡翠雙蓮蓬，將指甲掐著細細數蓮子顆粒。蓮生大有不忍之心，祇是無從解勸。

適值外場報說：「王老爺朋友來。」蓮生迎見，乃是洪善卿，進房即說道：「我先到東合興里去尋耐，說去哉。我就曉得來裏該搭。」小紅敬上瓜子，笑向善卿道：「洪老爺，耐尋朋友倒會尋哋。王老爺剛剛到該搭來，也撥耐尋著哉。該搭王老爺難得來個嘅，一徑來裏東合興里。今朝為仔倪請仔了、坎坎來一逮。晚歇原到東合興去。洪老爺，耐下轉要尋王老爺末，到東合興去尋好哉。東合興勿來浪，倒說勿定來裏啥場花。耐就等來浪東合興，王老爺完結仔事體轉去來，碰頭哉。東合興賽過是王老爺個公館。」

小紅正在嘮叨，善卿呵呵一笑，剪住道：「勸說哉，我來一逮聽耐說一逮，我聽仔也厭氣煞哉。」小紅道：「洪老爺說得勿差，倪是生來勿會說閑話，說出來就惹人氣。像人家會說會笑，阿要巴結。一樣打茶會，客人喜歡到俚哋去，同得去個朋友講講說說，也鬧熱點。到仔該搭，聽仔倪討氣閑話，纔勿對哉，再要得罪朋友。耐說王老爺陸裏想得著到該搭來嘅！」善卿正色道：「小紅，勸實概。王老爺做末做仔個張蕙貞，搭耐原蠻要好，耐也就嘍嘍罷。耐定歸要王老爺勿去做張蕙貞，在王老爺也無啥，聽仔耐閑話就勿去哉。不過我來裏說，張蕙貞也苦煞來浪，讓王老爺去照應點俚，耐也賽過做好事。」這幾句倒說得沈小紅盛氣都平，無言可答。於是，洪善卿、王蓮生談些別事。

已近黃昏，善卿將欲告辭，蓮生阻止了，卻去沈小紅耳邊悄悄說了幾句，聽不出說的甚麼。祇見小紅道：「耐去末哉，啥人拉牢耐嘅？」蓮生又說兩句，小紅道：「來勿來，隨耐個便。」蓮生乃與善卿相讓同行。小紅略送兩步，咕嚕道：「張蕙貞等來浪，定歸要去一逮末舒齊。」蓮生笑道：「張蕙貞搭勿去。」說著，下樓出門。善卿問：「到陸裏？」蓮生道：「到耐相好搭去。」

」

兩人往北，由同安里穿至公陽里周雙珠家。巧因為王蓮生叫過周雙玉的局，引蓮生至雙玉房裏。洪善卿也跟進去，見周雙玉睡在床上。善卿寢到床前，問雙玉：「阿是勿適意？」雙玉手拍床沿，笑說：「洪老爺請坐哩，對勿住。」善卿即坐在床前，與雙玉講話。

周雙珠從對過房裏過來，與王蓮生寒暄兩句，因請蓮生吸鴉片煙。巧因卻裝水煙與善卿吸。善卿見是銀水煙筒，又見妝臺上一連排著五祇水煙筒，都是銀的，不禁詫異道：「雙玉個銀水煙筒有幾花嘎？」雙珠笑道：「故末也是倪無悔拍雙玉個馬屁哉哩。」雙玉聽見，嗔道：「阿姐末總瞎說，無悔拍倪個馬屁，阿要笑話？」善卿笑問其故，雙珠道：「就是前轉為仔銀水煙筒，雙玉教客人去買仔一祇，難末無悔拿大阿姐、二阿姐個幾祇銀水煙筒，纔撥仔雙玉。雙寶末一祇也無撥。」善卿道：「價末故歇再有啥勿適意？」雙玉接說道：「發寒熱呀。前日夜頭，客人碰和，一夜勿曾困，發仔個寒熱。」

說話之時，王蓮生燒成一口鴉片煙要吸，不料煙槍不通，斗門咽住。雙珠先見，即道：「對過去喫罷，有祇老槍來浪。」當下，眾人翻過對過雙珠房間。

善卿始與蓮生說知：翡翠頭面，先買幾色，價值若干，已面交與張蕙貞了。蓮生亦問善卿道：「有人說，沈小紅自家個用場大，耐阿曉得俚啥個用場？」善卿沈吟半晌，答道：「沈小紅也無啥用場；就為仔坐馬車，用場大點。」蓮生聽說是坐馬車，並不在意。

談至上燈時候，蓮生要赴沈小紅之約，匆匆告別。善卿即在雙珠房裏便飯。往常善卿便飯，因是熟客，並不添菜，和雙珠、雙玉共桌而食。這晚雙玉不來，善卿說道：「雙玉為啥三日兩頭勿適意？」雙珠道：「耐聽俚呀。陸裏有啥寒熱？纔為仔無悔忒歡喜仔了，俚裝個病。」善卿問：「為啥裝病？」雙珠道：「前日夜頭，雙玉起初無撥局。剛剛我搭雙寶出局去末，接連有四張票頭來叫雙玉。相幫、轎子纔勿來浪，連忙去喊雙寶轉來。碰著雙寶臺面浪要轉個局，教相幫先拿轎子抬雙玉去出局，再去抬雙寶。等到雙寶轉來仔，再到雙玉搭去末，晚哉。轉到第四個局，臺面也散哉，客人也去哉。雙玉轉來，告訴仔無悔，生來同雙寶勿對，就說是雙寶耽擱仔了，要無悔去罵俚兩聲。無悔為仔臺面浪轉局客人來裏雙寶房裏，勿曾說啥。難末雙玉勿舒齊哉，到仔房裏，『乒乒乒』損家生。再碰著客人來碰和，一夜勿曾困，到明朝就說是勿適意。」善卿道：「雙寶苦惱子。碰著仔前世個冤家。」雙珠道：「先起頭無悔勿歡喜雙寶，為仔俚勿會做生意，說兩聲。雙玉進來到故歇，雙寶打仔幾轉哉，纔為仔雙玉。」善卿道：「故歇雙玉搭耐阿要好？」雙珠道：「雙玉要好末要好，見仔我倒有點怕個。無悔隨便啥總依俚，我勿管俚生意好勿好，看勿過定歸要說個，讓俚去怪末哉。」善卿道：「耐說俚也勦緊，俚阿敢怪耐。」

須臾，用過晚飯，善卿無事，即欲回店。雙珠也不甚留。洪善卿乃從周雙珠家出來，趑出公陽里南口，向東步行。忽聽得背後有人叫聲「娘舅」。

善卿回頭一看，正是外甥趙樸齋，祇著一件稀破的二藍洋布短襖，下身倒還是湖色熟羅套褲，趑著一雙京式鑲鞋，已戳出半祇腳指。善卿喫了一驚，急問道：「耐為啥長衫也勿著嘎？」趙樸齋囁嚅多時，纔說：「仁濟醫館出來，客棧裏耽擱仔兩日。缺仔幾百房飯錢，鋪蓋衣裳，纔撥俚咪押來浪。」善卿道：「價末為啥勿轉去嘎？」樸齋道：「原想要轉去，無撥銅錢。娘舅阿好借塊洋錢撥我去趁航船？」被善卿啐了一口，道：「耐個人再有面孔來見我？耐到上海來坍我個臺，耐再要叫我『娘舅』末，撥兩記耳光耐喫！」善卿說了，轉身便走。樸齋緊跟在後，苦苦求告。

約走一箭多遠，善卿心想：無可如何，到底有礙體面，祇得喝道：「同我到客棧裏去。」樸齋諾諾連聲，趨前引路，卻不往悅來棧，直引至六馬路一家小客棧，指道：「就來裏該搭。」善卿忍氣進門，向櫃臺上查問。那掌櫃的笑道：「陸裏有鋪蓋嘎！就不過一件長衫，脫下來押仔四百個銅錢。」善卿轉問樸齋，樸齋垂頭無語。善卿復狠狠的啐了一口，向身邊取出小洋錢，贖還長衫；再給一夜房錢，令小客棧暫留一宿，喝叫樸齋：「明朝到我行裏來！」樸齋答應，送出善卿。善卿毫不理會，叫把東洋車，自回南市咸瓜街永昌參店，短嘆長吁，沒法處置。

次早，樸齋果然穿著長衫來了。善卿叫個出店，領樸齋去趁航船，祇給三百銅錢與樸齋路上買點心。趙樸齋跟著出店，辭別洪善卿而去。

第二十四回終。